

御選
古文淵鑑

古文淵鑒卷第十六目錄

漢

孔衍

上書辨明家語

耿育

訟陳湯書

王嘉

請重二千石疏

遣將行邊對

日食論董賢奏

再論董賢奏

母將隆

諫賜武庫兵器奏

師丹

定陶共皇立廟議

李尋

災異對

鮑宣

諫寵外親幸臣書

論董賢書

楊雄

諫不受單于朝書

劉歆

毀廟議

責讓太常博士書

賈讓

治河奏

古文淵鑒卷第十六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
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孔衍
孔安國孫
為博士

上書辨明家語
初撰次孔子家語為四十四篇值巫蠱事不行後成帝詔劉向較定衆書都紀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衍上書辨之

家語真孔氏書與
孔業自別得博士
言更足據正矣

臣熙曰表章家學不
難自言文氣後閣章
極矯健

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之善。所以能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通才大夫。較定其義。使遐載之文。以大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或或。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讀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闕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紀。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
奏上天子許之未即立
定而向病亡遂不果立

耿育
成帝時
議郎

湯即不侯有此一書可以無憾

鹿門茅坤曰論文不如向永然亦可見古人材指不同

臣正治曰不賞違功臣衡亦非無見而劉向耿育贊書上書其言則擊能合湯與延壽心折臣鴻緒曰向書與切永書徐起書書更覺抑揚感慨動人聽聞

潤畧細故勿數改易皆深達治體之言然須慎簡其人乃有實效迂齋錄曰論事深切達於世變而漢末父子惟梅福王嘉書

訟陳湯書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建議起園園邑坐下獄徙邊有因上書寬訟湯

延壽湯為聖國楊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宜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謂改年為竟寧也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致煙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分謂散離也虞書舜典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入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于長安按劉向谷末與育先後上書寬訟湯持論指辭各極體致故俱錄之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為丞相封新甫侯剛直嚴毅數諫爭後下獄不食死

請重二千石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為

取好亦可以見漢家故事

臣德宜曰慎擇而不

拘以資久任而復寬

其法所以重二千石

備矣然有漢宣之勳

精而後有顯川渤海

之政則表率斷自上

也

臣廷故曰必蓄養成

就乃能專重難危兩

意五見

臣乾學曰即守權輕

不能使下由於科條

警憲告訐無禁嘉所

為認經言之也謂宜

法古慶讓之意弘其

大綱不苛細故苟激

勸有方則循良自出

斯真治平之善術乎

動民以行應天以
實聖人復起無以
易此兩言

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圜內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

黜吏知而犯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會免亡

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

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

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

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

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

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

書二千石不為縱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

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良民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効事畱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

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適下辭絕其相誣也唯陛下畱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

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

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謂蘇令等初發起為盜賊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監厓令

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

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遣將行邊對息夫躬請遣大將軍行邊兵勅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嘉因對云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

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為

實聖人復起無以易此兩言

孫西羌之難。謀動千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

日食論董賢奏

時日食舉直言嘉奏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况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國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貴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末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于獄。拔答擊也音彭不以私愛害公義。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繪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恭皇哀帝父定陶恭皇也

水心黃通曰慎已之所備雖衆人之所共疑可謂名言矣漢人之能言者往往不及也觀嘉明審治體愛惜人材使其過時絕兩何足道自當為漢世宰相第一

又無枝詞教日食

東發黃震曰嘉之事長帝則方不視開陳婉切可謂大西矣

此比猶云憂國元元惟用度不足也惟思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

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關引王渠灌園池渠名也在城東覆盆門外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

安厨給祠具園固有厨官主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通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

宮猶不至此太后皇后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見親親戚相見也並供言百官各以賜及倉頭奴

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買震動道路謹譚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

制從此墮壞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以品制中令均等苑古苑字者偕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

西王母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威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

有此大議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

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

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飾賢

寵全安其命帝覽奏不說而愈

再論董賢奏哀帝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賜封還詔書復奏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

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仗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

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生威以黜府臧以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

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

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末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爵戶賜

三侯國孔鮒侯傳晏嬰國侯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歲月日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矣

議其罪此漢世良

法然觀當時所
惟其應謂處相
罪微不應還國
法然終不敢明
忠况他人乎自
死後聖主嗚呼
復故聞口論事
遂成新莽之暴
夫

實確不繁而意已
獨至
守漢王鑒曰此奏
詞嚴而理正

議甚正從世續議
與獻議皆當以此
為準

連廣王俱中曰丹
議侃侃然砥柱中
流可謂獨立不懼
者

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威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慙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母將隆
字君房。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原池尹。左遷開國太守。尋免官。徙居滬。

諫賜武庫兵器奏
時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陸上奏。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用度皆出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豈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領征伐。通賜斧鉞。國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契。缺也。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師丹
字仲公。東園東武人。哀帝時為大司空。封固始侯。

定陶共王立廟議
時郎中令冷褒黃門郎發商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丹議云。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

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卅由是晏不令上意尋策免

字子長平陵人治尚書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哀帝初召尋待詔黃門

災異對時帝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聞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

玉堂殿
未央宮

臣鴻緒曰詳析災異
譏切時政論議皆有
根柢非但星塵家言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謦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晷景也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聞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踰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母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財貨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聞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

臣乾學曰：天事恒象，感應之理，可信不誣。漢人專家之學，尤為精悉。歐陽諸公，欲盡廢之，誠為高明之過。宜為胡文之所斥也。

臣士奇曰：世漢儒惑於災異，董仲舒亦不免如翼奉、李尋，不說不激，俱歸於正，故不同於術家。

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問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過軒轅上后受氣。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厭音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強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下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也。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兩宮謂紫微太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太白發越犯庫。發越，疾貌。庫，天庫也。奎為天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穢，消散積惡。母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于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弗。弗與字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問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達於月令也。奧，溫也。奧於六月。恐後有雷電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

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

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枹，擊鼓之椎也。音孚。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

諸待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

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癸、亥。天地所紀，終始所生。癸，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

則百川理，落脉通。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

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汝潁、汝潁，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汝潁，小流也。廣尺深尺曰

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皇甫卿士，屬女龍之族也。唯

陛下畱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

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問者

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

彌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問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

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

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

世陵夷。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大雅文王之詩。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

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

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以

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謂趙飛燕姊妹也。

直而不撓質而無飾故辭無藻采過激也

荆川唐順之曰此等文字是皆直寫胸中所見而非有意於為文者也然其文亦自勁健

守溪王鏊曰七亡七死曲盡流離困苦之狀千載之後讀之令人酸鼻

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郡吏。後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畱神反覆愚臣之言。上雖不從。尋言然。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

鮑宣

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好學明經。哀帝時為諫大夫。拜司諫。抵罪。王莽秉政。惡直臣。不附已者。宣坐死。

諫寵外親幸臣書

宣每居位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時丁傳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諫。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無壘之士。魁壘。壯貌。議論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共。讀曰恭。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更。謂為。更卒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並。依也。步浪反。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遮。六亡也。遮。古列字。言聞桴鼓之聲。以為盜賊劫略。取民財物。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也。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

水憲劉友益曰自劉輔以諫大夫論鬼薪自是諫官無聞焉章帝雖重賢用喜武辭落刻切可謂無愧其職矣

臣杜林曰誠懼之至不自覺其言之沉痛與權機浮詞者相去遠矣

辭尚質樸意存伉直所謂布帛菽粟也文可濟實用者

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所求也以荷容曲從為賢以拱默日緣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嚴穴誠與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也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收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戶鳩音今風之篇貧民棄食不厭衣又穿空空孔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霍豆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國名奴為蒼頭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辨足以移眾強可用獨立寡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或與同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冀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慙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叩鈍於辭不勝慙慙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論董賢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三始猶誠可畏言三觀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况於日虧乎陛下深內日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

東發黃震曰哀帝時丁傳並進壹賢貴幸鮑宣反覆切諫雖昏如哀帝為感動不誠而能若是乎莽雖以其不附已誅之宣蓋死有餘榮矣

又法而暢意婉而

政堂胡貢曰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欲開闢土地行師荒服前代所不能服以為一時職功若漢武之於西

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泉沸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

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家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

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譬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

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內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刻漏刻也極

竭羣望之思恩貌音沐退入三泉死亡所恨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

楊雄字子雲蜀成都人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嘗好辭賦成帝哀帝建平四年為珠璣郎單于上書願朝公諫不受單于朝書哀帝建平四年為珠璣郎單于上書願朝公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

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通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典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石言

堅固如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遁罷孝武即位設馬邑

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遁罷孝武即位設馬邑

不失匈奴馬孫猶
不廢禮西域佩印
五十餘君雖曰中
國榮觀雖猶大木
枝葉尚茂而蠹生
心腹報幹將顛矣
是故聖王專務治
內以固其本不勤
遠畧而忽邇圖其
害遠矣

臣士奇曰老成遠識
文特奇麗

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微於便墜微要也墜字○微工竟反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
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
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都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
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
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
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
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常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
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祁連將軍田廣明坐逗遛虎牙將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
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
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額制謂以爲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讎形
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
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天宛之城蹈烏
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在益州籍陽姐之場陽姐也籍陽姐之場艾朝鮮之旗拔兩越之旗艾讀曰近不過旬
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爲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唯北狄
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
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希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詞疎以無日之
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嘆也歸怨於漢因以
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

引據論議卓爾不
羣洵可謂博而篤
矣

叔皮班彪曰考觀
諸儒之議劉歆博
而篤矣

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
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
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西國中適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
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報

劉歆

字子駿成帝時為黃門郎哀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歷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後歷郡守封墓位為國師

毀廟議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等奏言宗廟迭毀之次當以時定光祿勳彭宣等皆以為孝武皇帝雖有功德觀盡宜毀歆與太僕王舜同上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小雅采芑之詩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
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
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
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懲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
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
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羌胡裂匈奴之右肩若音而單于孤
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
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